

广西方言研究专栏

主持人 刘村汉

主持人的话:

这一期推出两篇讨论粤语语法的文章和一篇官话语音的调查报告。

《梧州白话的进行体标记与持续体标记》将广州的“v紧”、“v住”同梧州的“v住”结构对比,将广州的“v下v下”、“vv下”同梧州的同形结构对比,通过观察动词的特征以及看具体的语境,凸现梧州白话的两种体范畴的特点。本文同时表明,此方言与彼方言的关系是复杂的,不论听起来多么接近,都还有自己的特点。

《广西容县白话的词缀》描写了20个词缀,这20个词缀在广西的白话中颇具代表性,而与广州白话和普通话有同有异,从而在语法层面反映出方言与方言、方言与通语的共性和个性。其中的“仔”与广州话、柳州话相同而普通话没有;“肚”与客家话同用而广州话、官话不用;“儿”与某些官话相同而柳州话、广州话和客家话都不用。

荔浦话在桂柳官话中具有不同于桂林话和柳州话的特点,《荔浦话同音字汇》如实反映了它的语音特点。荔浦话分尖团比柳州话彻底,又多一个桓韵(官≠关),细音(古)细读(今)的字比柳州多(纸=挤,串=纂)。在广西乃至全国的官话中,这几点都是很突出的,分析官话的历史层次少不了这些鲜活材料。

梧州白话的进行体标记与持续体标记

余 凯, 林 亦

(广西大学 文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4)

[摘 要] 借助前人对广州话动词进行体和持续体的研究成果,比较、分析梧州白话的进行体标记和持续体标记的特色。

[关键词] 梧州白话;进行体标记;持续体标记

[中图分类号] H17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070(2008)03-0001-05

[收稿日期] 2008-08-21

[作者简介] 余 凯(1983-),女,广西梧州市人,广西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字专业研究生;林 亦(1953-),女(壮族),广西南宁市人,文学博士,广西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汉语语音史、汉语方言。

一

普通话的进行体标记与持续体标记在学界中一直都有争议,学者们的说法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无论哪一种见解都无法取得绝对权威的地位,因为我们很难用一严格的条件去界定它。有时候判断一个助词到底是进行体标记还是持续体标记要看具体的语境,看说话人的着眼点。张黎认为进行体与持续体主要有两个区别性的语义特征:第一,进行体体现的是某时间点的特征,是说话人在说话时点的一种主观切入,而持续体体现的是某时间段某种动作的渐变,在时间上表现出一种“时向”的特征。第二,进行体的语法功能主要是陈述,而持续体的语法功能主要是描写^[1]。第一特征对于我们区别进行体与持续体尤为有助。本文尝试以此对梧州白话的进行体标记和持续体标记进行分析研究。

在广西的方言中,梧州话是受广州话影响最大,与广州话最相近的方言。但细为研究,仍可看出梧州话保留不少早期粤方言的特点。本文探讨的梧州白话的进行体标记和持续体标记即是其中之一。由于学界对于广州话的研究远比对梧州话的研究深入、成熟,所以本文借助前人对于广州话的研究成果去分析梧州话的进行体标记和持续体标记,通过比较其异同,反映出梧州话进行体标记和持续体标记自身的特色。

广州话的进行体标记是“紧”,静态持续体标记是“住”,这一观点在学界基本上得到认同。通过梧州话与广州话的比较,可知梧州话的进行体标记和持续体标记均为“住”。

要判别梧州话的“住”是作进行体标记还是持续体标记可以从以下两点考虑:首先,看“住”前面的动词的特征。“V+住”结构表示的是持续体时,在“V+住”结构中的动词一般表示的动作行为是短暂性的、一次性的,在该动作进行中或者动作完成后会形成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或者结果。其次,可以借助进行体强调“时间点”的动作特征与持续体强调“时间段”的状态特征这一语义特征来判别进行体和持续体。

二

“紧”为广州话的进行体标记。“紧”在广州话中作为进行体标记时可以出现的语言片段的位置,在梧州话用“住”。试对比:

- 广州话:1) 我食紧饭,唔得闲同你玩。(我正在吃饭,没空和你玩。)
- 3) 老师讲紧话你就唔好插嘴喇。(老师正在讲话你就别插嘴了。)
- 3) 我啱啱洗紧衫嗰阵好似听到有人敲门。(我刚刚在洗衣服的时候,好像听到有人敲门。)
- 4) 喺对面食紧嘢嗰个女仔係我个妹。(在对面正吃着东西的那个女孩是我妹妹。)
- 5) 有一次我写紧嘢,阿强喺后面吓我。(有一次我正在写东西,阿强在后面吓我。)
- 6) 妈妈搵我嗰阵,我打紧电话。(妈妈找我的时候我正在打电话。)

- 梧州话:1) 我食住饭,冇得闲同你玩。
- 2) 老师讲住话你就冇插嘴啦。
- 3) 我啱啱洗住衫嗰阵时好似听闻有人敲门。
- 4) 喺对面食住嘢嗰个女仔係我小妹。
- 5) 有一次我写住嘢,阿强喺后尾吓我。
- 6) 妈妈搵我嗰阵时,我打住电话。

可见,“住”确实是梧州话的进行体标记。助词“住”附于动词之后,形成“v+住”结构,无论它处于语言片段的哪个位置上,都可以表示v所代表的动作正在进行。

“住”在广州话中作为持续体标记也是得到承认的。有趣的是“住”在梧州话中除了可以作为进行体标记之外还可以作为持续体标记。试比较:

- 广州话:1) 佢揸住支枪唔肯放。(他拿着枪不肯放。)
- 2) 戴住道仙符,包保你有好运行啊。(戴着这道仙符,保证你走好运。)
- 3) 张结婚相一直挂住喺上面,有人郁过口。(那张结婚照一直挂在上头,没人动过的。)
- 4) 你坐住得唔得,行嚟行去,搞到我眼都花晒。(你坐着行不行,走来走去,弄得我眼都花了。)
- 5) 开车嗰阵要专心啲望住前面。(开车的时候要专心地看着前面。)
- 6) 成日□f□n³³住睇书会近视□!(经常躺着看书会近视的!)

- 梧州话:1) 佢揸住支枪冇肯放。
- 2) 戴住道仙符,包你有好运行啊。
- 3) 张结婚相一直挂住喺上面,有人郁过口。

- 4) 你坐住得冇, 行嚟行去, 搞到我眼都花晒。
- 5) 开车啊阵时要专心啲望住前面。
- 6) 成日口 hen³³住睇书会近视口!

可见, “住”确实可以作为梧州话的持续体标记。和它作进行体标记一样, “住”在梧州话中作持续体标记时, 也附在动词之后, 形成“v+住”结构表示某种静止的动作状态或动作完成之后形成的状态持续不变。这样“住”就成了梧州话的进行体标记和持续体标记。那么我们怎样判别“住”在不同的使用情况下到底是作为进行体标记还是作为持续体标记呢? 这个问题对于熟悉广州话的人来说就好办得多。梧州话的“住”作为体标记时, 能用广州话的“紧”来代替的, 一般情况下“住”为进行体, 反之则为持续体。如:

梧州话: 1) 我写住嘢, 你有喺度吵生晒。(我正在写东西, 你不要在这吵吵闹闹的。)

2) 我开住会啊阵时, 佢突然间冲入嚟。(我正在开会的时候, 他突然间冲进来。)

3) 阿强一直耷住头冇出声, 都有知佢想点蚊。(阿强一直低着头不说话, 都不知道他想怎么样。)

4) 你企住等于姚明坐住咁高。(你站着等于姚明坐着一般高。)

广州话: 1) 我写紧嘢, 你咪喺度吵住晒。

2) 我开紧会嗰阵, 佢突然间冲入嚟。

3) *阿强一直耷紧头唔出声, 都唔知佢想点。

4) *你企紧等于姚明坐紧咁高。

句 1) 2) 中的“住”都可以用广州话的“紧”来替换, 那么这两个句子中的“住”是进行体标记, 而句 3) 4) 不能用“紧”来替换, 所以这两个句子的“住”是持续体标记。

而对于不熟悉广州话的人来说, 要判别梧州话的“住”是作进行体标记还是作持续体标记可以从以下两点考虑: 首先, 看“住”前面的动词的特征。“v+住”结构表示的是持续体时, 在“v+住”结构中的动词一般表示的动作行为是短暂性的、一次性的, 在该动作进行中或者动作完成后会形成一种静止的状态或者结果。如前面所举例句提到的动词“揸、戴、挂、坐、瞓、企、望、耷”等。其次, 我们可以利用张先生所提出的关于进行体与持续体

的两个语义特征来区别。由于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不好判别某个句子的进行体或者持续体是侧重于陈述性的语义功能还是描写性的语义功能, 所以我们主要还是借助于进行体强调“时间点”的动作特征与持续体强调“时间段”的状态特征这一语义特征来判别进行体和持续体更好一些。如上面的例句“我写住嘢, 你有喺度吵生晒。”体现了“吵”这一动作开始发生的时点, “写”这个动作正在进行。又如:

“我开住会啊阵时, 佢突然间冲入嚟。”体现了“冲入嚟”这一时点, “开会”这一行为正在进行。而例句“阿强一直耷住头冇出声, 都有知佢想点蚊。”和“你企住等于姚明坐住咁高。”不是体现某一时点动作的特征, 而是体现某种动作或状态在一个时间段里的特征。特别是当动词有副词“一直”修饰时, 更能体现动作是在时间段里的特征, 因此它的持续体特征也就更明显。

有时候进行体与持续体并不是泾渭分明的, 即使是同样的一句话, 着眼点不同, 体范畴也会不同。如: “外面落住雨。”这个句子中的“住”虽然可以用广州话的“紧”来替换, 把它视为进行体, 但是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落雨”是一种持续的状态, 所以把它看作持续体也未尝不可。如果句子改为: “外面落住雨, 你仲係等阵先走啦。”(外面正在下雨, 你还是待会再走吧。)这时“外面落住雨”就偏向于进行体, 因为句子隐含着某人想走这一时点, 外面正在下雨这层意思。而句子改为: “外面落住雨, 啲衫一直冇得干。”(外面下着雨, 这些衣服一直干不了。)这时“外面落住雨”偏向于表现一种持续的状态, 体现出的是持续体的特征。所以, 在判断是进行体还是持续体时, 要看着眼点是整个事情发生过程中的某个时点, 还是整个时间持续的过程, 这就涉及到语义层的问题了。

三

持续体分静态和动态两种。静态持续体就是指动作在进行过程中或者完成后会形成一种静止的状态或结果。也就是说, 除了动作发生的起点以外, 往后的一段时间里, 在时间轴上任意抽取一个点, 它所表现出来的动作特征和其他点是一样的。正如上面所举的例子“耷住头”(低着头), “耷”这一动作发生之后, 就会以“耷”的状态一直保持下去, 是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而动态的持续体表示动作

持续重复的出现,一直具有动作性。从动作开始发生之后,在时间轴上任意抽取一点,它所表现出来的动作特征和另外任意一点所表现出来的动作特征不一定相同。从上文所举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梧州话的“住”一般情况下是作为静态的持续体标记,当然也有例外。如“落住雨”,可以看作是动态持续体,因为雨点往下落是一种动作持续重复出现的状态,始终保持着动作性。

彭小川(2000)认为广州话的静态持续体标记是“住”,动态持续体标记是“v下v下”和“vv下”结构。这两种结构也是梧州话的动态持续体标记。

“vv下”结构。与广州话一样,该结构在梧州话中位于连动式的前半部分或主语相同的承接复句的前一分句,整个句式表示动作或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出现了新的情况或者新的变化。如:

- 1) 我谗谗下都係有学钢琴喇。(我反复考虑,还是不学钢琴了。)
- 2) 阿玲讲讲下仲哭啊起身。(阿玲说着说着还哭了起来。)
- 3) 响雨落落下又有落啊喇。(雨下着下着又下不了。)

该结构在句中可以充当谓语,或位于连动结构的后半部分,还可以作状语或者补语,表示动作或状态的持续反复进行、出现。作状语或补语时有明显的描写性质。如:

- 1) 张明忠写下写字,突然间跳啊起身,冇知做乜。(张明忠写着字,突然间跳了起来,不知道怎么了。)
- 2) 响乌蝇啄度喽喽下,几肉酸。(这些苍蝇飞来飞去的,多恶心。)
- 3) 佢搵起支竹□fak³³□fak³³下,想吓走只狗。(他拿起一根竹竿挥来挥去,想吓跑那只狗。)
- 4) 佢拣啊本书喺度翻翻下,扮晒嘢。(他选了一本书翻来翻去的,假装有文化。)
- 5) 部烂车拖拖下开到上顶啦!(这辆破车一颠一颠地开到山顶了!)
- 6) 阿斌只脚伤啊,落楼梯跣跣下。(阿斌的腿受伤了,下楼梯一瘸一瘸的。)

“v下v下”结构。与广州话的使用情况一样,该结构在梧州话中位于连动式的前半部分或主语相

同的承接复句的前一分句,整个句式表示动作或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出现了新的情况或者新的变化。如:

- 1) 琴物我同老友倾下倾下,突然间有嚟石头掙过嚟。(昨天我和老朋友聊着聊着,突然有一块石头掷过来。)
- 2) 佢趯下趯下跌啊落渠坑。(他跑着跑着掉进了水沟。)
- 3) 阿粒老湿食下食下又吐□paŋ²¹唻 laŋ²¹吐翻出来。(这个小孩吃着吃着又全都吐出来。)

“v下v下”结构在句中也可以作谓语、作状语和补语,作状语和补语时尤其突出其描写性的特征。如:

- 1) 佢两个玩下玩下,玩出火喇。(他们俩玩着玩着,闹出祸来。)
- 2) 眼灯喺上面□feŋ³³下□feŋ³³下,好似想跌落嚟喇。(那盏灯在上面晃来晃去的,好像要掉下来了。)
- 3) 阿珍震下震下行过去,好似有人勒索佢咁蚊。(阿珍一抖一抖地走过去,好像有人勒索一样。)
- 4) 就算我□let⁵⁵牙,读到窒下窒下,我都要读晒成篇稿。(就算我口吃,念得断断续续的,我都要把整篇稿子念完。)

可见梧州话“vv下”和“v下v下”结构的用法很相似,在大部分情况下可以互换,这一点与广州话的情况相同。但彭小川指出,在广州话中“vv下”结构在语势上给人一中相对短促、急促的感觉,而“v下v下”结构则有相对缓慢之感,因此,想表达相对短促或急促的情景,倾向用“vv下”结构。反之,则倾向于用“v下v下”结构,尤其是当句中有表示一段较长的时间副词修饰的时候,一般用“v下v下”结构不用“vv下”结构。如说“单生意斟斟下斟下,斟啊三个钟头至斟掂。”不说“单生意斟斟下斟下,斟啊三个钟头至斟掂。”而“vv下”与“v下v下”的这种差异在梧州话中并没有反映出来。这两个结构作为动词重叠的形式具有短时体的特征,它们在使用中都能体现出动作的短时性,因此能给人一种快或短促的感觉。在梧州话中在两个结构都不带宾语的情况下,基本上可以互换。就拿上面的例子来说,既可以说“单生意斟斟下斟下,斟啊三个钟头至斟掂。”也可以说“单生意斟斟下,斟啊三个钟

头至斟掂。”

此外,与广州话“若谓词带上宾语,倾向于使用‘v 下 v 下’,若不带宾语则两可”相反,梧州话若谓词带上宾语,倾向于使用“vv 下”结构,若不带宾语则两可。如:

广州话: 1) 你睇,只公仔眨下眨下只眼,几得意。

(你瞧,那个娃娃眼睛一眨一眨的,多可爱。)

2) 只狗摆下摆下条尾,好似听得明你讲嘢咁。(那条狗的尾巴一甩一甩的,好像听得懂你讲的话。)

梧州话: 1) 你睇,只公仔□jap²²□jap²²下只眼,几得意。

不说: 你睇,只公仔□jap²²下□jap²²下只眼,几得意。

2) 只狗摆摆下条尾,好似听得识你讲嘢咁蚊。

不说: 只狗摆下摆下条尾,好似听得识你讲嘢咁蚊。

最后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广州话“vv 下”和“v 下 v 下”结构在不同的用法中“下”有不同的语

调,而梧州话“vv 下”和“v 下 v 下”结构在不同的用法中“下”的读音都是一样的,读 ha¹³。

综上所述,梧州话的进行体标记和静态持续体标记均为“住”,要区别这两种体范畴主要通过观察动词的特征以及看具体的语境,抓住着眼点。梧州话的动态持续体标记是“vv 下”和“v 下 v 下”结构。

[参考文献]

- [1] 张 黎. 关于汉语“体”——以“着”、“了”为例[A]. 汉语语法特点面面观[C]. 北京: 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9.
- [2] 邢福义. 汉语语法特点面面观[M]. 北京: 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9.
- [3] 彭小川. 广州话的“vv 下”与“v 下 v 下”[A]. 第七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 [4] 戴耀晶. 现代汉语时体系统研究[M].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 [5] 王 健. 江淮方言三种动态范畴的表现[J]. 语言科学, 2006, (4).
- [6] 饶秉才, 等. 广州话词典[Z].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7.

Progressive Marker and Continuous Marker of Wuzhou Dialect

Yu Kai, Lin Yi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04)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predecessor's research on the progressive marker and continuous marker of Guangdong dialect, this paper compares and studies the feature of progressive marker and continuous marker of Wuzhou dialect.

Key words: Wuzhou dialect; progressive marker; continuous marker

(责任编辑 彭志雄)